



# 美丽的村庄

潘小平 曹多勇 著

福天的花鼓 奔流的淮河 男人和女人 大地和村落  
第一次追溯农村改革的歷史变化源头  
第一次展示淮河流域乡村人文与生态

A·P·G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ANHU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**在**一切皆向城市化迈进之际，这部关于淮河的新作，再次证明了乡土小说的无边魅力。以及在无限接近审美真相的过程中，被流行文化所淡化的乡土及其小说，其中所蕴涵着的巨大到仿佛永无替代可能的艺术元素。

——刘醒龙

**这**是一幅抒写当代农村生活巨大变革的画卷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美好的爱情，承担苦难的勇气，改变生活的激情，以及舞彩龙，唱花鼓等文化图景。耐心细致的描写，成功地强化了小说的真实感；充满深情的叙述，则包含着作者对于生活的挚爱和祝福。

——李建军

**两**百年前的淮河岸边，一对苦命夫妻在荒滩上开荒种地，在草庵子里养儿育女，最终繁衍出了一个严家台子村；而严家台子村在进入新社会和新时代之后，又在由天灾和人祸构成的种种坎坷之中，坦然迎战和奋然向前。

——白 烨

**这**是一本相关淮河的小说。土匪、官兵、私盐，男人、女人、生命，繁衍，没有社会撩扰的淮河乌托邦，似乎是从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入手的民风俚俗，命运的流转，生与死的因果关联，等等。其实，从历史上一直到现在，淮河及其流域的砂碛和土坷垃里就有一种激荡人心的东西。

——许 辉

ISBN 7-5396-2825-1



9 787539 628257 >

ISBN 7-5396-2825-1

定价：28.00元

# 美丽的村庄

潘小平 曹多勇◎著

最美的花朝 最美的季节 美人和美人 乡村和村庄  
第一次全面农村改革的历史文化展示  
第一次展示淮河湿地乡村人文与生态

**A·P·G** 安徽文艺出版社  
ANHU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美丽的村庄/潘小平,曹多勇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6.10

ISBN 7-5396-2825-1

I. 美... II. ①潘... ②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21541号

---

美丽的村庄

潘小平 曹多勇 著

责任编辑:刘正功 马晓芸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381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网 址:www.awpub.com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640×960 1/16

印 张:19

字 数:250,000

版 次: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2825-1

定 价:28.00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# 目录1

## 卷一 .....001

这是好多好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了。

说不好是啥时候，也说不好是道光爷还是咸丰爷做皇帝，百姓的日子很苦，淮河两岸十年九荒，不是涝就是旱。盗贼蜂起，记鼻子、老坟堆、陈郢子小五，今天来明天走，世道乱哄哄的。记鼻子、老坟堆和陈郢子小五，都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……

## 卷二 .....047

朱文霞与严国勤、殷家传三个人，在村里上小学是同班同学，小学毕业去煤矿上初中也是同班同学。初中一年级，朱文霞头一批加入了红卫兵，严国勤与殷家传两个人都没能加入上。

加入红卫兵讲究的是个人表现积极不积极，还要看家庭成分好不好……

### 卷三 .....131

一场大雨改变了严家台子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朱文霞的命运。

每年都这样，或早或晚。早，早到每年农历的四月初；晚，晚到每年农历的七月末，淮河两岸的天空总会有一片雨做的云。南风吹过来，这片雨做的云把雨下在淮河的北岸。北风吹过来……

### 卷四 .....219

凤凤大学毕业原本是做过两种选择的，可最终还是回到了生她养她的严家台子，回到了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龙龙身边，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

凤凤临近大学毕业，一是选择考研究生，继续上学；二是报考公务员，留在省城机关工作……

# 目录2



# 『卷一』



这是好多好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了。

说不好是啥时候，也说不好是道光爷还是咸丰爷做皇

帝，百姓的日子很苦，淮河两岸十年九荒，不是涝就是

旱。盗贼蜂起，记鼻子、老坟堆、陈郢子小五，今天

来明天走，世道乱哄哄的。记鼻子、老坟堆和

陈郢子小五，都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……

# 01



这是好多好多年以前发生的事情了。

说不好是啥时候,也说不好是道光爷还是咸丰爷做皇帝,百姓的日子很苦,淮河两岸十年九荒,不是涝就是旱。盗贼蜂起,记鼻子、老坟堆、陈郢子小五,今天来明天走,世道乱哄哄的。记鼻子、老坟堆和陈郢子小五,都是这一带有名的土匪。河上更不清静,正阳关下来卡子林立,平均三二十里就设一道关卡。卡子上收税的关爷,个个阎王似的,连两江过来的大队商船,过一道卡子都扒一层皮,更别说走私的船只了。

一小队官兵,正沿着淮河追赶一条走私的船只,已经追了很长时间。船不大,也不算小,是俗称“三节杆”的双桅船,比“官驳”小点,比“对脸划子”大点。说是说从上游桐柏山里运竹木下来,实际一根根竹筒子都掏空了,里头藏了私盐。是淮盐,从板浦盐场辗转而来。那年头,贩私盐是砍头的罪,所以从陆上转手的时候,特地选了从上水到下水逆向方向的路线。正阳关的关爷,是把船放走了才想起来的,当时看船上女人的一双眼睛,躲躲闪闪就不大对劲,男人又看着眼熟,等醒过困来,报告给官家,船已经顺水顺风而下,走出去有百十里路程了。正阳关是淮河上游至中游一段的咽喉,滍河、颍河等众多支流在此汇集入淮,自古有“七十二水汇正阳”之说。官兵们一阵狂追猛赶,追了一天一夜零小半天,快到硃石口,这才慢慢撵上来了。淮河出正阳关至硃石口一段,地势最为复杂,南



岸山冈连绵,北岸一马平川,河道以S形的走向蜿蜒曲折,到了硃石口,陡然变得险峻起来。硃石口东西两岸,相距不到五百米,壁如剑削,惊涛裂岸。这时离硃石口就很近了,一二十里地,官兵们不敢怠慢,想在口子这边追上,这边追不上就没法再追了,太危险。天光慢慢暗下去了,离天黑已经不远。他们恨不得像一群饿狼似的扑上船去,把船上那对男女赶尽杀绝,不留一点儿后患。船上的男女也不敢怠慢,拼了命地扳桨,还盼着天快点儿黑下来,万一逃不过去,有黑天做掩护,他们就能躲过官兵的眼睛,把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丢下小划子,逃出命去。这船上一共就四口人,两个大人带两个孩子,男人姓严,因一条好嗓子,河上人称严老喊;女人姓周,夫家姓殷,人称殷周氏,和这男人本不是夫妻。两个孩子,男孩子名叫龙龙,是严老喊的儿子;女孩子名叫凤凤,是殷周氏的闺女。四口人原本是两家人,两条船做营生。做的都是走私夹带,主要是贩私盐,常常是结伴而行。两个月前,遭到一场劫难,死的死,伤的伤,两家人这才合拢成一家人。贫贱夫妻,也没什么讲究,只想合到一处,有男有女,有冷有热,不想今日劫难又至,看来能保住两个孩子的性命,就已经是万幸了。

这是农历五月里的一天,淮河水面暴涨,水流湍急,河上浑浑浊浊,像是能吞噬一切,又像能掩盖一切。严老喊与儿子龙龙轮番掌舵,轮番扳桨,约莫一刻钟的样子换一回手,每回换手都先隐蔽

进船舱，换上不同颜色的衣服，装扮成不同人的样子走出来，造成船上有很多男人的假象。这样岸上撵着的官兵才不敢轻举妄动，才好把时辰一点一点往后拖延，一点一点往黑夜里拖延。殷周氏和闺女凤凰，始终待在船舱里没出来，长时间的漂泊和惊恐不定之后，现在反倒平静了，不怕了。殷周氏不慌不忙地准备着两个孩子逃生的东西，也无非是一点细碎的银两，几件春秋天的单衣、寒冬天的棉衣。就这么点儿物件，裹进一个包袱足够了。另外一个包袱里，包裹着麦子、黄豆、玉米、秫秫、芝麻等等庄稼种子，留给两个孩子将来安身立命。性命要紧，其他东西想带也不能带，何况这船上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逃生的小划子就靠在大船的外侧，一根索拖着，岸边追赶的官兵看不见。外侧船帮上早已经砸开一个瓦盆般大小的洞口，两个孩子从洞口爬出去，就能落进小划子里。小划子不过两度多长，在白天无遮无拦的河面上不好躲藏，只有借黑夜的掩护，才能够逃出去。

说起来，两家人在淮河上使船，冒死做走私的买卖，也就是上辈人的事情。老话说“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”，那是黄河没有夺淮以前，那时的淮河只有今日上游的一段，从桐柏山畅流而下，在淮滨县三河尖一带注入大海。后来就不行了，黄河不断地泛滥，不断地侵夺淮河的水道，淮河入海口从三河尖、正阳关、盱眙、淮阴，不断地推移，直推到云梯关。淮河两岸连年水灾，颗粒无收是常有的年景，逼迫得很多庄稼人卖房子卖地，到河上行船。吃不上土里的饭，就吃水上的饭。两家人，一家姓严，一家姓殷，原是同一个庄子，算是交情很厚的老亲了，吃水上饭以后，两家往上游一块行船，往下游也一块行船，遇上麻烦，也好彼此有一个照应。只是陆上的人家纷纷到水上讨生活，水上的生意就不好做，没有办法，这才贩起了私盐。也出过事，也翻过船，也让官家逮住过，下过大狱，不过灾难过后，只要不死，两家人还是得刀口舔血，吃这口饭。一来二去，两家手里就都攒下点银子，就又把卖出去的房屋赎回来，把卖

出去的土地买回来。河上好走，就做几担生意；不好走，就上岸种庄稼，午秋两季，一茬子小麦，一茬子秫秫，再插花种些红芋和大豆。比单单使船的人家，手上宽泛些。本来日子就这么过，也能过得去，不想两个月前，往年道上一个贩私盐的朋友，突然犯了事，熬不过刑，把两家供了出来。顷刻之间，两户人家十八颗人头滚落在地，只他们四人幸免于难。那是因为这一天，殷周氏带着闺女回了娘家；严老喊带着儿子赶了一趟集，破例在集上吃了一顿中晌饭。多亏了这一顿饭，才没让官兵赶尽杀绝。家是不能回了，地也不能再种，所幸的是船还在，两家人就合成了一家人，继续做这砍头的买卖。不是不怕死，是被逼无奈。反正做是死不做也是死，不如索性就重操旧业。

天是“唿啦”一声黑下来的，官兵们再也忍耐不住，猛地扑向河岸，朝着严老喊他们包抄过来。严老喊坐在后舱尾上，紧紧地抱着舵，冲着船舱轻轻说了一声，凤她娘，俺看是时辰了。船舱里一片漆黑，严老喊看不清殷周氏和两个孩子的脸。殷周氏和两个孩子，从后舱门看见的严老喊也是模糊不清，黑糊糊一团。殷周氏颤颤巍巍地小声说，老喊哥，俺听你的。严老喊说，把蜡烛点亮。殷周氏“哎”了一声，照办了。一粒豆大的光亮，水汽一般慢慢散播开来。船舱里的殷周氏渐渐清亮起来，殷周氏身边的两个孩子也渐渐清亮起来。船舱里的光亮是一种诱惑，引得岸上的官兵疯了一般，一次次往船帮子上甩滚钩，想扣住正在行驶的船。这就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了，必须马上把两个孩子放下去，让他们逃命，但两家人，都还有几句话要交代。

殷周氏交代闺女说，你跟龙龙现在是兄妹，这一刻过去，就是夫妻了。

凤凤低着头，红着脸，回话说，娘，俺知道。

严老喊交代儿子说，别再干这个了，上岸去，种庄稼。

龙龙抬头看着后船舱上面的父亲，回话说，大，俺知道。

这一带,把父亲叫做“大”。

殷周氏说,一个女人有了男人,就得一颗心扑在男人身上,你的眼里,你的手上,你的心里,只有男人的吃穿冷热。

凤凤慢慢地抬起头说,娘,你放心,俺会跟着俺龙龙哥好好过日子的。

严老喊低头看着船舱说,水上的这碗饭不好吃,也不能吃,担惊受怕不说,到头来还是一个家破人亡。

龙龙说,大,你放心,俺一辈子种庄稼,俺口后有了儿,也一辈子种庄稼。

殷周氏把闺女凤凤的一只手递给龙龙,龙龙双手接过来,紧紧地握住了。

严老喊还想说什么,只听“叭”的一声,一副十六爪滚钩拖着长长的绳索甩上来,一下子扣住了船。

官兵齐刷刷地站在河岸边,开始喊话了。

船家——船家!快一点儿靠岸,我们要上船检查。

严老喊回答说:官爷别急,俺这就靠过去。

说着,严老喊把握舵杆往河心轻轻地一推,船头斜斜地撇往河岸边。河岸处有一片芦苇丛,河水淹没一小半,留下一多半,正好能够遮住小划子。严老喊命令儿子说,你俩孩子快上小划子,先藏在这片芦苇里边,千万别出声!说着话,龙龙、凤凤已经从船帮子的豁口里滚落小划子中,殷周氏把两个包袱递到凤凤手里,把一条缆绳解开来,把小划子放下去。

这一年,龙龙十六岁,凤凤十五岁。

龙龙把缆绳系在一根竹竿上,使劲往水底下一插,小划子就潜伏在芦苇丛中不动了。严老喊一见,猛地从船尾跃起,一斧子砍断了滚钩上的绳索,将岸上的官兵带倒了一片。接着他猛劲把舵杆往河岸边一撑,船头打了个转,远离河岸。

官兵们一边追一边人声喊话:大胆严老喊!官府正画影图形捉

拿于你,你还敢顶风作案!想逃是逃不脱的,不如乖乖束手就擒,或可免你一死。

严老喊不听,继续飞快地扳桨,船快速地向下游驶去。

官兵开始放冷箭,“嗖、嗖、嗖、嗖”,冷箭撕裂空气,一支支落在船上,落在河面。隐藏小划子的芦苇从渐渐远去,模糊成黯黑一团。严老喊跟殷周氏说,你把船底的舱板砸开吧。殷周氏说,哎。殷周氏举起一把铁锤,“咚、咚、咚”,三下两下就砸开了一块船舱底板,一股水柱“哗啦”一声冲进船舱,把殷周氏打了一个踉跄。殷周氏跑出船舱,与严老喊一起站在后船头上。严老喊拿出一根绳子说,俺先把你捆在舵杆子上,再捆俺自己。殷周氏说,俺连水都不会凫,你怕俺不跟你走吗?严老喊就笑了。严老喊坐在船后舱上,两手死死地抱住舵杆子。殷周氏笑笑,就也学着严老喊的样子,坐下身子,两手死死地抱住舵杆子。

船舱里的水越灌越多,很快船头就湮到了水里边。

官兵们不迫了,看出船上的异样来。

船屁股高高地掀起来了,像是自己拼命地往水底下拱,又过了片刻,就听见“扑通”一声,整条船闷进了水里,桅杆像是一条小尾巴,在水面上摇了几摇,瞬间就不见了。官兵们一溜排站在河边上,呆呆地看着船只一点点沉没,直到河面恢复平静。

星星出来了,河面上亮闪闪的,龙龙、凤凤隐藏在芦苇丛中,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

凤凤轻声喊了一声,娘。

龙龙轻声喊了一声,大。

凤凤轻声说,公公,你老人家一路走好。

龙龙轻声说,丈母,你老人家一路走好。

河面一片死寂。

## 02

淮河两岸的土地分为两种——一种岗地，一种湾地。岗地，地势高，远离淮河，河里涨水轻易淹不着。湾地，地势洼，靠近淮河，河水涨水容易淹着。岗地多是在一溜十岗子上，黄土里包着砂礓，土质薄，夏天长麦子长不出好麦子，秋天长黄豆长不出好黄豆。砂礓是土里长出的半生不熟的石头蛋子，生姜般大小。岗地怕旱，夏天长麦子，秋天一般是种耐旱的高秆农作物，也就秫秫和玉米秫秫两样子。玉米秫秫是此地的方言，官话叫玉米。湾地沙性，是淮河的冲积扇，土质肥沃，夏天长麦子能长出一地的好麦子，秋天长黄豆能长出一地的好黄豆。但湾地容易涝，夏季老天要是给脸，淮河不发水，或是水发迟了，能好好地收一季麦子；秋天种黄豆，十有八九收不到手。要是那一年，夏天淮河发水早，湾地里的麦子还没成熟就被水淹掉，这样的年景叫荒年，湾地里一粒庄稼没得收。

龙龙和凤凤两个人，花去整整五年时间，开垦出一片岗地，一片湾地。

那年，龙龙和凤凤躲过官兵的捕杀，上岸之后，就于在躲藏的地方落下脚。这里人烟稀少，遍地蒿草，一人多高。远处山峦起伏，后来知道，山叫八公山。这一片的庄子，都是沿着淮河两边分布开来，龙龙往东走，来回得一个时辰，也就是说距离东边最近的庄子，有头十里地；西边的庄子距离更远，龙龙步行来回要走上一个半时辰，那么少说也有十五里。龙龙把这么两条路线走下来，觉得在这里安家很安全。虽说还是孩子，但他们是一对遭官兵追杀的漏网之人，不能靠村庄太近，更不能靠近集镇。

龙龙问凤凤说，就把家安这里？

凤凤说，你是这个家的男人，俺听你的。

最当紧的是要搭一处藏身藏体的草庵。两个孩子从近旁砍来五根粗细合适的野柳，两根两根捆绑在一起，成一个“人”字形，分别往地里一插，余下的一根柳树往两边的“人”头上一担，一间草庵

的骨架就出来了。从四周割芦苇做房笆，割茅草做房顶，一间能够躲风避雨的草庵子，就出现在了淮河岸边。最后两个人合力把小划子拉上岸，塞进草庵子里——往后再不会在水上使小划子，更不会吃一口水上饭，这是父母的遗言。水上不能用了，旱上能用，拖进草庵子里，就做了他俩的婚床。这是一个产生梦和爱的地方，恰好这一夜月朗星稀，月光从草庵子的柴门流泻进来，照着小划子里的两个人，凤凤的尖尖小脸上一片光亮。龙龙紧紧地搂着凤凤，凤凤紧紧地依偎着龙龙，能听见彼此的喘息声。

凤凤问龙龙，这就是家？

龙龙点头说，这就是家。

你是俺男人啦？

俺是你男人啦。

第二日，龙龙赶了一趟集。叫花家集，坐落在一溜山根底下，去得一个多时辰，回得一个多时辰。紧赶慢赶，来回就是多半天。龙龙去这一趟，是去添置一些必需的农具，爹娘留下的零碎银子，这时候就能派上用场了。他要带着凤凤开荒种地，他准备着先开出一块岗地。岗地地薄，却是早能收涝也能收，有这一块岗地做底子，收多收少，一日三餐就有了保证了。岗地上长满荒草，有蒿子，有茅草，有荻草，遇见荻草就捆成草个子，单堆在一边，留着将来正式起房屋。荻草苦顶的房子，三十年不塌不漏，抵得上大瓦房。他俩蹲下身子，一寸一寸把荒草割尽，放火烧上一遍，把生土烧成熟土。当然，一块生地要变成熟地，至少得几秋几夏，几茬子庄稼，但是不着急，口子长着呢，这不才开始嘛。岗地不平整，他俩你一锹，我一锹，把高处的土往洼处填；岗地含砂僵，他俩一粒一粒把大砂僵粒子拣出来，使粪箕子背到一旁。粪箕子是龙龙到河边现砍了荆条子，连夜现编出来的，居家过日子，哪能没个粪箕子呢。开这一片一亩多岗地，花去了他俩两年的时间，使坏了三把镰刀，九把铁锹。一亩岗地割出来的荒草，当柴火烧，烧了两年还没烧完，一亩岗地拣出来的

砂礅，堆在旁边垒出了一座砂礅山。后三年，他俩的主要力气，花在一亩湾地的开垦上。湾地水草丰茂，苇根子扎进去二尺深，很难清除。一片芦苇割掉了，相隔三五日，新一茬芦苇又发出来了。芭根草也是，芭根草的根不仅深，而且长，麻线似的，一胤一大片。对付湾地苇草的最好办法，是斩草除根。对付湾地芭根草的最好办法，也是斩草除根。清除这些芦苇杂草，可是比拣岗地里的砂礅难得多了。天天半夜里凤凤先起身，添上水，烧上锅，然后叫起男人，这时候，鸡叫三遍了。不等鸡叫三遍，两个人就揣上干粮下了地，晌午是不回家的，饿了，啃两口高粱“呵饼子”；渴了，走下河沿，喝两口淮河水。把锅烧热了，把死面饼子“哧啦”一声贴到铁锅上，这地方叫做“呵”。“呵饼子”熬小鱼，就是俩人最好的饭食了。干累了，俩人坐在地头，你瞅我一眼，我瞅你一眼；想睡就找一处柳树荫躺下来，你给我掏掏耳朵，我给你掏掏耳朵。草庵子就在五十步以外的地方，一天一天的，俩人也不回去。傍晚，暮色从远处的荒草丛间漫出来，流水一般朝着眼前漫过来，不一会儿，就漫得一天一地的了。

凤凤问，该收工回家了吧？

龙龙答，回，不回家回哪儿？！

一年四季，春里忙，夏里忙，秋里忙，冬里也忙。春里忙，多是忙锄麦子，这时候，岗地里的麦子要锄了，湾地里的麦子也要锄了。岗地里的麦子长得孬，麦地里的杂草也长得孬。湾地里的麦子长得好，麦地里的杂草也长得好。锄得晚一时，或是锄慢了，湾地里的杂草就盖住麦子去了。湾地里的麦子锄过一遍，俩人曳着锄头去岗地，岗地一遍麦子没锄过来，湾地里的杂草又长出来了。每年春季，一过了二月二，俩人就扛着锄头下地锄麦子，一锄锄到麦子拔节、扬花、抽穗，锄到伸不进去锄头，这才罢手。紧接着是磨镰、做场，为麦收做准备。就觉得一块麦场还没压实在，地里的麦子就黄灿灿一片，等着收割了。岗地的麦子早熟，湾地里的麦子晚熟，两者相差三四天，正好能把一亩岗地的麦子收到麦场上，打出来。四天时间是

这么分配的，收麦子花去一天时间，往麦场上运麦子花去一天半时间，打麦子扬场花去一天半时间。相比较，两把镰刀收麦子算是轻巧活。往麦场上运麦子，全靠俩人肩膀担，一挑一挑的磨脱一层皮，磨出一层血，磨成一层黄。打麦子也是手工打，没有打场的碾子，没有拉碾子的牛，只能一捆一捆地抓在手上，使劲往场上摔。或者干脆铺开在场上，正午时分，大太阳底下，手握一根棍子使劲往下捶。一亩湾地的收成，比岗地上多一半。这一上一下，一前一后，俩人少说也要忙上十天半月。临到扫尾，要是遇上一场透雨，俩人就会停下手里的活，抢到岗地上点种大秫秫，或是小秫秫。常常是一亩岗地分开点种，半亩大秫秫，半亩小秫秫。湾地呢，麦茬子留得高，一把火烧过，先空在那里。接下来，忙着锄岗地上的秫秫和玉米秫。接下来，忙着收岗地里的的大秫秫和小秫秫。俩人忙着这些农活，季节就一步一步地走进深秋，走进冬季。冬里农活最清闲，一亩岗地上长着麦子，不用经管；一亩湾地上长着麦子，不用经管。俩人就一人一把铁铍，把岗地的地墒沟清出来，再把湾地的地墒沟清理出来。俩人挖着地墒沟，精神是松懈的，手脚是懒散的，像是干着一件可做可不做的事情。俩人低头干一会活，抬头看一会天。天阴沉沉地捂着一场雪，一连好多天了，却迟迟不愿落下来。俩人一边干活，一边在心里问老天爷，你什么时候下雪呢。从初春天一直忙到初冬天，到这时候，俩人就需要在一场雪的遮掩下，像地里的麦子一样，好好地歇一歇。

可是在后半夜，趁着俩人的梦境悄悄地落下来的。天亮醒来，把俩人吓了一跳，草庵子外头亮得晃眼，鸟雀子唧唧喳喳，已经唱成一片。

凤凤一个翻身，爬起来。

龙龙问，你做啥？

凤凤说，烧锅呀。

龙龙问，烧锅做啥？